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七十七回 惡滿盈兇犯落法網

且說淨空凶僧，正與好漢陳大勇動手，忽見打門外又闖進一個人，手擎鐵尺，惡狠狠指著他，趕上前來就是一下。淨空和尚慌忙躲過，回手也就還了一刀。朱文用鐵尺相迎，大勇在一旁相觀，並不怠慢，使了個箭步，「撲」，躡到淨空和尚的背後，照他的下三路就是一刀。淨空一見，往前邊一跳，也是和尚的惡貫滿盈，可可兒的那邊擱著一張椅子，淨空和尚不防，被椅子一絆，險些栽倒。朱文一見，哪肯容情？趕上前去，照著他的腦後「啞」就是一尺，只聽「吧叉」「咕咚」「喀嚓」「嘩啦」，這一路亂響！

有人說，你這書可不用說了，怎麼滿嘴裡都是舌頭？到底是「咕咚」，是「吧叉」，是「喀嚓」，是「嘩啦」？你鬧了個老西兒拉駱駝——擺了這麼一大溜！眾位明公，別心急，聽在下的慢慢破解明白：淨和尚中了朱文鐵尺，是「吧叉」的一聲不是？淨和尚往前一撲，栽倒在地，是「咕咚」的一聲不是？

兩隻手又一扳地下的高桌，把那些個蓋碗咧、茶盤咧、瓷瓶咧這些東西都掉在地下咧，是「嘩啦」的一聲不是？所以，才這麼一路亂響。書裡講明。

朱文一鐵尺打倒了淨空，趕上前去，「吧叉」，蹀子骨上又是一下，淨和尚不能動轉。大勇這才向外面講話。

這好漢向外高聲叫：「眾伴們，快些進來莫消停！朱文打倒囚和尚，快將這囚徒上綁繩！」手下人，他們聞聽不怠慢，進來了公差人幾名。先拿了淨空人一個，然後又綁眾尼僧。按下閒言且不講，再表公差人數名。陳大勇，吩咐手下把尼僧看，帶領朱文與王明，出了這座禪堂院，一直又往廟後行。按下承差人幾個，再把那，天然凶僧明一明。

且說天然和尚，正在暗室之中，與別的尼僧還有姪女秀蘭說笑，飲酒作樂，忽聽前邊有打鬧之聲。凶僧吃了一驚，慌忙站起身來，拿了的那一條鐵杖，要去看一個動靜。事逢湊巧，天然僧剛出那暗室之內，正遇見陳大勇帶領朱文、王明前來，兩下裡相見，那裡能迴避？天然僧眼望陳大勇，一聲喊叫，說道：「口歹！你們是做什麼的！擅自到此，有何貴幹？」大勇一見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禿驢！休推睡裡夢裡，你們的事情敗露，我等奉劉大人的命令，前來拿你，快些前來受綁，還多活一會；但若捱遲，管叫你這禿驢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只聽那，好漢之言還未盡，天然凶僧把話云：「原來為的這件事，擅敢前來到廟中。今日要饒過這狗腿，其情可惱理難容！」天然僧，說話之間趕上去，鑲鐵禪杖舉在空，逕奔好漢陳大勇，承差一見閃身形。朱文觀瞧迎上去，手中鐵尺禪杖騰。只聽「呿叉」一聲響，朱文的，鐵尺掉在地流平。王明一見不怠慢，「撲」一個箭步奔凶僧。手中的擡子要取勝，凶僧的，大腿上面下絕情。只聽「呿」

的一聲響，和尚順腿淌鮮紅。天然「哎喲」眉一皺，不由動怒眼圓睜，一聲怪叫「氣死我！倒被這小輩暗算了不成！我今容你們出廟去，有玷從前綠林名！」正是天然要報恨，又來了，承差大勇美英雄。手內單刀急又快，光華奪目眼難睜。泰山壓頂削下去，和尚忙用禪杖迎。只聽「喀嚓」一聲響，鐵禪杖，被刀削去二尺零！凶僧一見心害怕，暗自思量說「了不成！」

天然僧的鐵禪杖，被陳大勇的折鐵鋼刀削去半截，凶僧腹內思量，暗說：「不好！這廝的刀果然厲害，怪不得捕盜拿賊，常立奇功。倚仗他手內利刀，削鐵如泥，是一把吹毛利刀！我若與他鬥力，只怕不是他的對手。三十六著，走為上策。」凶僧的主意已定，將兩腳一蹀，「嗖」的一聲，躡上房去。陳大勇、朱文、王明三個人，一見凶僧逃走，不由心下著忙。朱文、王明淨剩下乾歇著。

陳大勇一見，不敢怠慢，將身形一縱，也跟上房去，手提鋼刀，聲言大叫：「凶僧，你往哪裡跑！」

陳大勇，一見凶僧要逃走，不由著忙心下驚。則見他，身形一縱跟上去，聲言大罵叫「凶僧！要想逃生不能夠，拿住你，好見本官劉大人！」兩腳如飛往下趕。凶僧回頭吃一驚，口中說：「若叫承差趕上我，我的那，性命殘生活不成！」無奈之何妄想走，躡房越脊往前奔，心虛只怕他趕上，拿住之時了不成！大勇後面追得緊，凶僧在前面擔怕驚。只顧在房上往前跑，廟房上，獸頭掛住他的後衣衿。大勇一見不怠慢，手掄刀，大叫「凶僧要想逃生萬不能！」

凶僧天然只顧往前逃命，你說，無巧不成書，廟房上獸頭，將凶僧的衣衿掛住。承差陳大勇一見，不敢怠慢，手掄利刀，身形一縱，就趕上凶僧，摟頭一剃。凶僧估量著身後一揪，心裡想著：這必有什麼東西，將衣衿掛住咧！人到了急處，也顧不得三七二十一了。又見後面的承差，手掄明晃晃的利刀，從背後趕來。這凶僧心內一急，渾身攢勁，往前一躡，不提防瓦滑，腳底下一溜，幾乎栽倒。大勇得便，探身將凶僧揪住。陳大勇，一見凶僧要栽倒，好漢連忙一探身，伸手揪住凶和尚，掌住身形把話云：「禿驢你要逃命走，怎麼回衙見大人？幾個禿驢拿不住，喪盡了，已往從前我的名！」

說罷之時一攢勁，將凶僧，按在房上不容情。此時間，朱文、王明也在此，往上開言把話雲，口中只把「陳頭兒」

叫：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廟內的，眾多女僧全拿住，拿住凶僧完事情。」此時間，大勇聞聽不怠慢，他將凶僧往下扔。凶僧到此難扎掙，摔了個不死小發昏！朱文、王明忙按住，就將凶僧上綁繩。大勇也把房來下，廟內四下全搜盡，並無一個裡邊存。男女僧人裝車上，公差又往別處尋。

密室找出李瑞姐，還有那，姪女秀蘭人一名。叫地方看守這古廟，眾人這才往外行。三里之遙不算遠，進了江寧聚寶門。正遇大人把晚堂坐，大勇、朱、王往裡行。大人一見開言問：「你們仨，可曾拿住做惡的僧？」大勇、朱、王將躬打：「大人在上請聽明：凶僧淫尼全拿住，請討大人示下行。」劉公聞聽將頭點，座上開言把話云：「急速帶進眾兇犯！」下役聞聽應一聲。一齊邁步往外走，口中說：「大人叫呢快些行！」門上之人忙不住，帶定眾人往裡行。

來到堂前齊下跪，劉公上面驗假真。只因私訪進過廟，淫尼個個認得清。惟有三名凶和尚，並不認識做惡僧。扭項眼望大勇講：「昨夜晚，行刺卻是那名僧？如何又多二和尚？」大勇聞聽把話云：「大人留神聽詳細」已往從前細講明。劉公心內早明亮，吩咐「速傳周李氏，本府當堂判個清。」下役答應往外走，民婦進衙聽口供。進衙瞧見女兒瑞姐，母女見面慟傷情。大人吩咐帶眾犯，男女僧人跪在塵。劉公上面來問話，僧尼不敢不招承。已往從前俱實訴，大人聞聽滿面嘆。提起筆來明判斷：瑞姐他母帶了去，可喜清白沒失身，官賞白銀五十兩，以表此女孝娘親；僧尼招監南牢內，詳文上報等信音。大人判斷剛完畢，只見那，有人來說「聖旨到，快接欽差莫消停！」